

奧古斯丁的聖經觀及其對《創世記》 1–3章的解讀 *

Augustine's View of the Bible and His Reading
of Genesis 1-3

田海華

TIAN Haihua

作者簡介

田海華，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TIAN Haihua,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Email: tianhaihua@gmail.com

Abstract

Augustine of Hippo played a historically important role as a biblical scholar, with Platonic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neo-Platonism of Plotinus,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for his reading of the Bible. In the process of refuting heresy, Augustine wrote a variety of exegetical works and constructed his theological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Bible. His *De Doctrina Christiana* demonstrates his views on the Bible, his principles of exegetical engagement,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Old Testament. In his works *Confessiones*, *De Genesi Ad litteram*, and *De Civitate Dei*, he discusses in various places the Genesis creation narrative, explaining how God's creation is "ex nihilo," and integrating his views on the Logos,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Through a select reading of Augustine's work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is exegesis of Genesis 1-3, to examine Augustine's biblical views and show how his reading of the Bible influence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formation.

Keywords: Augustin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De Doctrina Christiana*, Genesis 1-3; Neo-Platonism

學界對奧古斯丁 (Augustine, 354–430年) 的研究，主要聚焦於他的神學、哲學、政治學與社會學思想，其實，他也是一位偉大的聖經詮釋學家。^① 誠如德國聖經學者雷文特洛 (Henning G. Reventlow) 所言：“奧古斯丁是第一個發展出系統的聖經詮釋理論的西方神學家。”^② 奧古斯丁18歲時，讀過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 (Cicero, 公元前106-前43年) 的《荷爾頓西烏斯》 (*Hortensius*)，該著勸導人們閱讀哲學，這激發了他對智慧的尋索。在此影響下，他獲得了關於古代哲學與人文學的諸多知識。^③ 在米蘭期間，由於受到主教安布羅斯 (Ambrose) 佈道的影響，^④ 以及普羅提

* 本文為“四川大學創新火花項目庫項目”（2018hhf-02）之成果。[This article is an achievement of the first stage of the Spark of Innovations Project of Sichuan University (Project No.: 2018hhf-02).]

^① 近20年來，其聖經詮釋思想受到學者的關注。較為集中的研究，參Frederick van Fleteren and Joseph C. Schnaubelt eds., *Augustine: Biblical Exeget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另參Pamela Bright ed., *Augustine and the Bible* (Bible through Ages, Book2)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9).

^② Henning Graf Reventlow, “From Late Antiquity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in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2, trans. James O. Duk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9), 76. 奧古斯丁研究專家弗萊特倫 (Frederick van Fleteren) 稱：“奧古斯丁是西方首位倡導一種綜合而原創詮釋學的正統基督徒。”參Frederick van Fleteren, “Principles of Augustin's Hermeneutic: An Overview,” in *Augustine: Biblical Exegete*, eds. Frederick van Fleteren and Joseph C. Schnaubelt, 1.

^③ 奧古斯丁：《懺悔錄》3: 4，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41頁。[Augustine, *Chan Hui Lu* (Confessions) 3:4, trans. ZHOU Shilia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9), 41.]

^④ 安布羅斯是“聖奧古斯丁的靈性導師”。他的寓意解經改變了奧古斯丁對舊約律法與先知書的看法。參陳越驛：《中譯本導言》，載安布羅斯：《論責任》，陳越驛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所，2015年，第xiii頁。[CHEN Yuehua,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in Ambrose, *Zun ze ren* (De Officiis), trans. CHEN Yuehua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2015), xiii.]在聖經闡釋方面，安布羅斯“那種柏拉圖式的基督教神學瓦解了奧古斯丁得自摩尼教與斯多亞派的唯物論的上帝觀，激發他探究釋經法的堂奧，使他明白了亞歷山大的斐洛的寓意釋經法同俄里根等希臘基督教神學家的字面釋經法的區別。”參傑拉德·奧·戴利 (Gerard O'Daly)：《奧古斯丁》，馮俊等譯，載《從亞里士多德到奧古斯丁》，大衛·福萊 (David Furley) 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59頁。[Gerard O'Daly, “Augustine,” trans. FENG Jun, et al., in *Cong Yalishiduode dao Aogusiding* (From Aristotle to Augustine), ed. David Furley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459.]

諾（Plotinus）結合柏拉圖之宇宙論與亞里士多德之形質論的新柏拉圖主義的啟發，他遂逐漸轉向大公基督教，改變了對舊約的態度，從而疏離摩尼教（Manichaeism）。^① 在從異教徒到聖徒的轉變過程中，《聖經》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奧古斯丁在其《懺悔錄》中記錄了那一刻：386年的夏天，他在家中的花園裏聽到一個聲音：“拿着，讀吧！”於是，他打開使徒的書信集，正是保羅的一句話，警醒了他，使他遠離荒淫和虛妄，接受恬靜的光耀，投身於修道生活。^② 他領悟到人的深層欲望不能被肉體或外在的源頭滿足，而應被內在的光源照亮。在此後的30多年間，奧古斯丁筆耕不輟，有大量論及《聖經》的著作、書信與講道辭問世。除了眾所熟知的《懺悔錄》（*Confessiones*）、《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與《論三位一體》（*De Trinitate*）之外，還有論及釋經原則的《論基督教教義》（*De Doctrina Christiana*）、《〈創世記〉字解》（*De Genesi ad litteram*）、《〈約伯記〉評注》（*Adnotationes in Job*）與《對〈詩篇〉的講解》（*Enarrationes in Psalmos*）等，不僅批駁異教徒，建構基督教信仰，而且，重要的是，涉及諸多對《聖經》的解釋與評注。奧古斯丁的《聖經》評注，主要以佈道辭的形式出現，其目的在於啟發信仰。這些《聖經》評注重點涉及《創世記》《詩篇》與《約翰福音》。本文以《論基督教教義》與他的《創世記》釋義為文本考察的中心，同時，參考相關研究成果，管窺他的聖經詮釋進路，及其在神學建構中的應用。

^① 陳越驛：《跨文化視野中的奧古斯丁——拉丁教父的新柏拉圖主義源流》第二章，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CHEN Yuehua, *Kua wen hua shi ye zhong de Aogusiding—la ding jiao fu de xin bolatu zhu yi yuan liu*, chapter 2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② 這節經文是《羅馬書》13: 13-14: “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欲。”另參奧古斯丁：《懺悔錄》8: 12，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168頁。[Augustine, *Chan Hui lu* (*Confessions*) 8:12, trans. ZHOU Shili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168.]

一、論《聖經》及解經原則

為了回應異教徒的指控，奧古斯丁晚年著述了《上帝之城》。該著緣於對《詩篇》69: 9之“上帝的殿”的回應，是奧古斯丁最為集中論述舊約的著作之一。在《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不僅建構了宏大的世界歷史，影響了西方的歷史哲學，而且，他討論了《聖經》文本與譯本的問題。對於奧古斯丁而言，七十士譯本是教會採納的唯一版本，它顯示出巨大的神聖啟示，其權威高於《希伯來聖經》及所有譯本，而且，在拉丁譯本中，他推崇那些參照希臘譯本的舊譯本的優先性，而非哲羅姆（Jerome，約347-420）的武加大譯本（Vulgate）。^① 奧古斯丁對七十士譯本的應用，傾向於護教與教義的議題。在被譽為“西方文化經典”^② 的四卷本《論基督教教

^①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下，吳飛譯，上海：三聯，2016年，第102-103頁。[Augustine, *Shang di zhi cheng: bo yi jiao tu* (De Civitate Dei contra Paganos), vol.3, trans. WU Fe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102-103.]儘管，在他晚年的著作裏，他較多關注哲羅姆的舊約譯本，但是，他傾向於接受哲羅姆以七十士譯本為基礎的翻譯，而非以希伯來原文翻譯的部分。參David F. Wright, “Augustine: His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The History of Its Interpretation*, vol.1: Antiquity, ed. Magne Sæbø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 721. 實際上，“七十士譯本”這一術語的正式用法，源於奧古斯丁。參Albert C. Sundberg Jr., “The Septuagint: The Bible of Hellenistic Judaism,” in *The Canon Debate*, Lee M. eds. McDonald and James A. Sanders (Peabody: Hendrickson, 2002), 72.

^② Duane W. H. Arnold and Pam Bright eds., *De Doctrina Christiana: A Classic of Western Cultur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中譯本：奧古斯丁：《論基督教教義》，載奧古斯丁：《論靈魂及其起源》，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7年，第1-175頁。) [Chinese translation: Augustine, “On Christian Doctrine,” in Augustine, *Lun ling hun ji qi qian yuan* (On the Soul and Its Origin), trans.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7), 1-175.] 對《論基督教教義》及其釋經規則的研究，參王曉朝：《奧古斯丁對基督教釋經學的重要貢獻》，載《聖經文學研究》，2009年第3輯，第45-63頁。[WANG Xiaochao, “Augustin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hristian Hermeneutics.” *The Journal for the Studie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3 (2009): 45-63.]

義》中，奧古斯丁將《聖經》視為是見證基督教信仰的關鍵要素，並專門論述了《聖經》及其釋經原則。^①他對《聖經》的論述，具有明顯的新柏拉圖主義的印記。為了理解《聖經》的教導，他將知識分為實體（*reality*）與記號（*sign*）兩部分。第一卷書的主題重點是從實體的視角論述《聖經》。奧古斯丁以三位一體的格式（Trinitarian formula）開篇，指出《聖經》不僅是救贖的手段，也是關於愛的倫理教科書，以及信仰之教義的教科書。^②如此，《聖經》是基督教神學家需要認識和宣揚一切的一部教科書，其中，上帝是超越一切可見與可感知的最高的善，是生命，也是智慧本身以及終極目標，是超驗的，也是永恆的。^③因此，“如同信仰的告白，《聖經》是教會的傳承，它的實際應用顯然是必需的。”^④但是，如何看待《聖經》是一部承載上帝啟示的歷史文獻？

在第二卷書裏，奧古斯丁發展了他有關記號的學說。“話語就是記號，而《聖經》中書寫的話語是記號中的記號。”^⑤他主張去捕捉記號背後的“實體”，指出《聖經》的真正作者是聖靈（Holy Spirit），它體現了上帝的意願。^⑥他認為：“《聖經》結出雙重之愛

^① 該著主要論及聖經的教導，而非嚴格意義上系統的基督教教義。於奧古斯丁而言，這裡的“教義”意指“文化”，或“學問”。參R. P. H. Green, “Introduction,” in 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trans.& ed. R. P. H. Gre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ix.

^② 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13-55.

^③ Henning Graf Reventlow,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2, 80-82.

^④ Ibid., 82.

^⑤ Ibid., 94. 王曉朝指出：“奧古斯丁的記號理論不僅為基督教的釋經活動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對後世西方的符號學研究產生着持續久遠的影響。”參王曉朝：《奧古斯丁對基督教釋經學的重要貢獻》，第57頁。

^⑥ 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61-63.俄里根也認為聖靈是聖經最終的作者，聖經是由聖靈而來，這是整個初期教會的普遍觀點。俄里根（Origen）：《屬靈的寓意：〈約翰福音〉注疏》，柳博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第13頁。[Origen, *Shu ling de yu yi: yue han fu yin zhu shu*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trans. LIU Boyun (Beijing: Huaxia Press, 2010), 13.]奧古斯丁認為聖靈撰述的聖經，具有無以倫比的權威。參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中，吳飛譯，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第80頁。[Augustine, *Shangdi zhi cheng: bo yi jiao tu* (*De Civitate Dei contra Paganos*), vol.2, trans. WU Fe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80.]

的果子，即愛上帝與愛鄰如己”。^① 基督徒與《聖經》的讀者要達至智慧，要實現靈魂的提升，就需遵循七個步驟，也是聖靈的七重活動：敬畏上帝、贊同《聖經》、愛鄰如己、渴望稱義、心生憐憫、愛仇敵並淨化身心、擁有智慧。^② 在此，奧古斯丁將基督教悔罪的主題和《聖經》的功用插入柏拉圖的模式中。他認為《聖經》是由各種記號構成的，並將聖經記號主要分為兩種，即字義記號(literal sign)與比喻記號 (figurative sign)。與俄里根 (Origen) 類似，奧古斯丁認為經文的字義背後另有所指，他重視經文的屬靈意義，強調其中的隱匿意義，即肉眼不可見的神聖真理，但是，他稱他的解經方法為比喻解經 (figurative exegesis)，而非寓意解經 (allegorical exegesis)。他以此方法闡釋《雅歌》4: 2，呈現了教會、愛的兩大誠命與神聖果實之間的關係。^③ 同時，他探討《聖經》的正典問題，認為舊約正典是以七十士譯本為基礎的，包括當中的次經，指出“44卷書構成了權威的舊約”，同時，他也說明權威的新約由哪些書卷組成。^④ 在《聖經》正典化的過程中，奧古斯丁的書單與論述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他認為體現正典性 (canonicity) 的標準，在於文本是否被大多數大

^① 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61.

^② Ibid., 63-67.

^③ Ibid., 63.

^④ 這44卷書依次為：《摩西五經》《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4卷《列王紀》；2卷《歷代志》；《約伯記》《多比傳》《以斯帖記》《尤迪傳》；2卷《馬加比傳》；2卷《以斯拉記》；大衛的《詩篇》；所羅門的3卷書（《箴言》《雅歌》與《傳道書》）；《所羅門智訓》《便西拉智訓》；12卷小先知書（《何西阿書》《約珥書》《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與《瑪拉基書》）；以及4卷大先知書（《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但以理書》與《以西結書》）。奧古斯丁也指明了權威的新約正典書卷，包括四福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與《約翰福音》）；保羅的14封書信（《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歌羅西書》《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腓利門書》與《希伯來書》）；2卷《彼得書》；3卷《約翰書》；《猶大書》《雅各書》以及單卷的《使徒行傳》與《約翰啟示錄》。參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69-71.

公教會所接受，尤其是那些強調使徒起源的大公教會。^① 在對待《聖經》原文的態度上，他與哲羅姆迥然相異。對奧古斯丁而言，七十士譯本的至高權威，在於它是在聖靈的引導下完成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② 他堅信七十士譯本中的神聖啟示，要勝過哲羅姆一人依據希伯來真本（*Hebraica veritas*）翻譯的拉丁武加大譯本。雖然，奧古斯丁不贊成以武加大譯本取代七十士譯本，認為不同的聖經語言與譯本會造成經文的含混與歧義，從而使讀者備受困擾，但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拉丁譯本，他主張學習希伯來文與希臘文。^③

《論基督教教義》的第三卷，主要討論了《聖經》中的比喻記號，以及何為比喻解經。奧古斯丁認為若從字義理解經文，常常會有含混不清之處，因此，需要遵循信仰法則（*regula fidei*），對經文進行靈義的詮釋。但是，他指出要避免對《聖經》進行完全的寓意解經，因為一些道德訓誡依然需要遵循字義。^④ 奧古斯丁堅持整部《聖經》內在和諧的原理，認為這能夠克服各種字義上的衝突與不連貫。為了呈現《聖經》文本的隱匿意義，最終獲得智慧，奧古斯丁最為推崇提科紐（Tyconius）的七項解經規則。^⑤ 其中，第一項規則是“關於上帝及其肢體”，基督是頭，教會是肢體。該項規則對應於第七項“論魔鬼與他的體”。第二項是“關於上帝的二分體”，意指教會的混合特徵，而第四項論及“種和屬”，比如，《聖經》提到一個城或

^① David F. Wright, “Augustine: His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718-719.另參Henning Graf Reventlow,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2, 87.

^② 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81-83.

^③ Ibid., 73-89.

^④ Henning Graf Reventlow,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2, 89-90.

^⑤ 提科紐是個非洲的多納圖派信徒（Donatist），他的拉丁詮釋學專著《規則之書》（*Liber regularum*），論及開啟聖典之秘密的七項規則。他用這七項規則評注了《約翰啟示錄》。在末世論、教義學、救贖論與詮釋學上，奧古斯丁都受到提科紐的影響。關於提科紐的這七項原則及其具體解釋，參Tyconius, “The Book of Rules,” in Karen Jo Torjesen, *Hermeneutical Procedure and Theological Method in Origen's Exegesi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104-132.

一個民族，就可以將之應用於整個人類。這四項規則涉及部分與整體的關係。第三項是“論應許和律法”，是指教義的內容。第五項規則是“論時間的測量”，是要處理年月日的計數。第六項規則是重述要點，就是重述早前的事件。奧古斯丁認為這些規則可以洞察《聖經》中隱晦的部分，有助於人們對《聖經》的理解。^①但是，奧古斯丁指出這七項並非釋經規則的全部，而且，有的經文也不適於這些規則。關於對這七項規則在聖經詮釋中的運用，奧古斯丁逐一進行了評說。^②奧古斯丁對《聖經》的理解，是為其佈道和宣講做準備的，這是他作為主教與神學家的核心志趣。因此，他在最後一卷中重點論述了宣道的理論，提出宣道者運用修辭學如何引述《聖經》去為信仰辯護。在奧古斯丁的《聖經》評注與佈道辭中，比喻解經處於主導地位，《聖經》文本是他進行護教的根本依據。在他的聖經詮釋實踐中，《創世記》1-3章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對《創世記》1-3章的解讀

為了逐步確立基督教神學體系，早期教父都致力於闡釋新舊約之間的連續性，而對《創世記》之創造敘述的解讀與詮釋，無疑成為呈現這一內在一致性的關鍵。關於新舊約之間的關係，奧古斯丁認為二者是統一的。舊約預示了新約，而新約是舊約的啟示。^③舊約充滿了新約的象徵、神秘、聖禮、符號與影子。奧古斯丁用豐富的詞彙描述了舊約作為伏筆鋪墊的特徵。因此，他稱整部《聖經》為“聖禮的書卷”，或“神秘的聖典”。奧古斯丁通常從兩個層面去

^① 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173.

^② Ibid., 177-194.

^③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第308頁。針對摩尼的使徒阿迪曼陀（Adimantus）認為律法與先知同新約是衝突的，奧古斯丁列出28項分歧之處並進行批駁，反覆強調兩約是統一的。參David F. Wright, “Augustine: His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714.

理解《創世記》。一方面是字義、歷史與肉體的層次，另一方面是寓意、屬靈、預言與神秘的層次。如此，在解經方法上，奧古斯丁並不拘泥於單一的寓意解經，或字義解經。因為，在他看來，兩種釋經方法並不相互排斥，同一經文在記載歷史事實的同時，也呈現了某種象徵的信息。^①因此，他通常結合了二者。關於創造論，“作為教父哲學的集大成者，奧古斯丁對創世的詮釋不僅是他自己的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而且也是基督教思想體系的基礎。”^②顯然，他對創造敘述的闡釋，完全基於基督為中心以及教會為中心的神學。這也滲透和貫穿在他諸多的釋經作品中。

基督教關於“無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的創造論，可追溯於古希臘的哲學討論。在《蒂邁歐篇》（Timaeus）中，柏拉圖探討了世界的開端，認為世界是被創造的，有個開端。^③但是，亞里士多德則認為世界不是生成的，而是永存的。^④早期教父在談論創造論時，會追溯以上的討論而建構基督教的世界觀。青年時代的奧古斯丁，在迦太基讀過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篇》（Categories），也讀過西塞羅的著作，包括西塞羅翻譯的柏拉圖的《蒂邁歐篇》。^⑤奧古斯丁早期

^①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中，第269, 319-321頁。

^② 吳飛：《無中生有與精神質料—奧古斯丁〈創世記〉詮釋的兩個問題》，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016年第45期，第171頁。[WU Fei, “Creatio ex nihilo and Spiritual Matter—Two Issues in Augustine’s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 45(2016): 171.]

^③ 柏拉圖：《蒂邁歐篇》28b，謝文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頁。[Plato, *Di mai o pian* (Timaeus), trans. XIE Weny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20.]但是，柏拉圖這裡所謂的創造，是神為無形的質料賦形，使無序的質料世界變得有序，而不是從絕對虛無中造出一切。參吳飛：《無中生有與精神質料—奧古斯丁〈創世記〉詮釋的兩個問題》，第136頁。

^④ 亞里士多德：《論天》，徐開來譯，載《亞里士多德全集》卷二，苗力田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01頁。[Aristotle, “On Heaven,” trans. XU Kailai, in *Yalishiduode quan ji*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2, ed. MIAO Liti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01.]

^⑤ 杰拉德·奧·戴利：《奧古斯丁》，第458頁。

對舊約的論述主要集中於《創世記》前三章。在從米蘭回到北非塔加斯特之後，在388-389年間，奧古斯丁著述了第一部釋經作品——《駁摩尼教論〈創世記〉》（*De Genesi contra Manichaeos*）。這一兩卷本的著作有力駁斥了摩尼教對舊律法的辯護。奧古斯丁後來解釋稱他遵循了寓意，而沒有闡釋字義。^① 在第一卷書裏，他批駁了摩尼教對《創世記》一章的抨擊，從屬靈和預言的意義上闡釋了上帝在第七日安息，認為創造的七日類似於世界由創造到圓滿的七個時代，是根據靈性逐次遞進的七個階段的一種“預言的”屬靈化。在第二卷裏，奧古斯丁更加訴諸於寓意解經，他將伊甸園的植物比喻為靈魂，伊甸園象徵幸福，四條河流代表四種美德，諸如此類。^② 393年左右，他在希波著述了《未完成的〈創世記〉字解》（*De Genesi ad litteram, imperfectus liber*），只論述到《創世記》1: 26。對《創世記》一章進行歷史的字義闡釋，是一項極為費力艱難的重負，以致於奧古斯丁棄之未出。大約在427年，在其編定《再思錄》（*Retractationes*）時，奧古斯丁使之重見天日。其中，他呈現了詮釋舊約的四種方式：歷史的（*Historia*）、寓意的（*allegoria*）、推源的（*aetiology*）與類比的（*analogia*）。^③

在《懺悔錄》11至13卷中，奧古斯丁再次闡釋了《創世記》，尤其是六日創造（創1: 1-2: 3）。^④ 在此，他進一步發揮了寓意解經，將經文應用於信仰群體，並承襲新柏拉圖主義的三個本體說，論

^① David F. Wright, “Augustine: His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704.

^② Ibid., 705.

^③ Ibid., 705.這四種方式分別對應於強調句法的字義，表達對舊約預表理解的寓意，注重道德的比喻義以及靈義解經的神秘義。參Karen Jo Torjesen, *Hermeneutical Procedure and Theological Method in Origen's Exegesis*, 28-29.

^④ 奧古斯丁極為關注第一個創造敘述，試圖將之同世界歷史聯繫起來。因為，“在早期教父中，如何理解創世六日說既是一個基本的聖經詮釋學問題，也是一個關鍵的神學哲學問題。”參吳飛：《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文明的終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67頁。[WU Fei, *Xin ling zhi xu yu shi jie li shi: Augustine dui xi fang wen ming de zhong 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67.]

證三位一體。^① 奧古斯丁重點論及《創世記》的開篇第一句：“上帝以太初造天地”。^② 按照奧古斯丁的理解，“太初”（principio）就是道（聖言），上帝在“太初”之中，在他的“道”之中，也在他的聖子之中，以及德能、智慧和真理之中，創造萬有。^③ 道（聖言）賦予萬物形狀，是永恆真理，是理智世界的“智慧與知識的光明”。^④ 如此，太初不僅指時間的開端，而且，也體現三位一體中第一位格與第二位格之間的關係。此外，這裡的“天地”是什麼呢？根據奧古斯丁的闡釋，“天地”是整個宇宙的基本質料（materia），分別指精神質料與物質質料，都有待於上帝的賦形。^⑤ 但是，質料要依賴於形式而存在。因此，這兩種質料都有形式。“奧古斯丁仍然保留了亞里士多德那裡質料作為潛能的意義。”^⑥ 同時，由於受到普羅提諾的影響，奧古斯丁認為精神質料是永恆不變的，隨着上帝對光的創造，精神質料被賦形，天使也被造出。為了說明萬物皆為上帝所造，而且，是

^① 在《論三位一體》中，奧古斯丁對三位一體之教義的闡發與論說，賴於大量的聖經引述，尤其是前四卷，他以聖經的權威建構信仰。參奧古斯丁：《論三位一體》，周偉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159頁。[Augustine, *Lun san wei yi ti* (On Trinity), trans. ZHOU Weich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1-159.]

^② 中文和合本譯為“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奧古斯丁引用《約翰福音》8: 25，說明基督本身就是太初，是聖言，《創世記》的開篇與《約翰福音》的開篇是呼應的。參吳飛：《奧古斯丁論創世中的聖言》，載《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4期，第36-37頁。[WU Fei, “Augustine lun chuang shi zhong de sheng yan.” *Social Science Front*, no. 4(2011): 36-37.]周士良將“太初”譯為“元始”。參奧古斯丁：《懺悔錄》11: 3，第249頁。

^③ 奧古斯丁：《懺悔錄》11: 9，第254頁。杰拉德·奧·戴利（Gerard O'Daly）認為：“奧古斯丁按照中期柏拉圖主義的習慣，認為永恆的型相（理性rationes，理念ideae）存在於神的心智中，三位一體的第二位格經常被稱為是神智或真理，因此上帝就是真理。”杰拉德·奧·戴利：《奧古斯丁》，第492頁。在此，奧古斯丁強調“太初”是“共在的永恆的道”，突出永恆與時間的本質。參Thomas William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 eds. Eleonore Stump and Norman Kretzman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61.

^④ 奧古斯丁：《懺悔錄》13: 20，第327頁。如此，我們看到“奧古斯丁將《荷爾頓西烏斯》中的‘智慧’（wisdom）和新柏拉圖著作中的‘理智’（intellect）同《約翰福音》開篇的‘道’（word, 言）熔於一爐。”參杰拉德·奧·戴利：《奧古斯丁》，第461頁。

^⑤ 奧古斯丁：《懺悔錄》13: 2，第308頁。

^⑥ 吳飛：《無中生有與精神質料—奧古斯丁〈創世記〉詮釋的兩個問題》，第150頁。

在瞬間從“無中生有”。如此，奧古斯丁採納並改造邏各斯 (*logoi, rationes causales, seminales*) 種子說。邏各斯是活的有機體的非物質動因，即潛能，這種潛能體現在物質性的種子裏，從物質性種子中發育出動物或植物，具備所有的特性差異。邏各斯理 (*rationes*) 與天體、虛空、水土等元素一起，是在創世之初由上帝創造出來的。”^① 由此可見，在創造論上，奧古斯丁吸納了希臘哲學，同時對之進行改造，使之整合成為基督教創世論的一部分。

同時，奧古斯丁也非常重視字義解經。成書於415年的12卷本《〈創世記〉字解》，對《創世記》前三章進行了字義解釋，證明上帝創造工作的真實性，以及上帝和創造的世界之關係。於奧古斯丁而言，上帝既是創造者，也是救贖者。為了論證上帝的創造具有三位一體的性質，他將上帝的創造工作納入上帝之道與聖靈的至善中進行理解。他並不將字義解經視為是寓意解經的反面，認為二者在呈現經文的意義上是互為補充的。因為，在他看來，人們需要借助於不同的詮釋手段，方能理解聖經文本中蘊含的上帝意願及其完整意義。^② 比如，關於“光”和“晝夜”先於“光體”的敘述（創1：3-5，1：14-15），他並沒有簡單地擯棄對光進行“物質的”解釋，不過，他指出更好的解釋應考慮到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術語並不是真的在敘述創造有形的可見光的歷史過程。因此，他認為這裡的“光”，顯示了天使對創造的知識。^③ 在《創世記》首三章，他看到了兩種不同的創造敘述。第二個創造敘述始於第二章第四節，這是對第二個創造敘述的引介。^④ 他認為第一個創造敘述基於形而上學的視角，而第二個創造敘述可以理解為是對創造的

^① 杰拉德·奧·戴利：《奧古斯丁》，第494頁。

^② Frederick van Fleteren, “Principles of Augustine’s Hermeneutic: An Overview,” in *Augustine: Biblical Exegete*, eds. F. van Fleteren and J. C. Schaubel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8.

^③ Augustin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vol. 1,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ohn H. Taylor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82), 19-45.

^④ 在第五卷書裏，奧古斯丁具體論述了這兩個敘述。參見Augustin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vol. 1, 146-176.

歷史解釋，因為，它是在人的可感知的歷史中展現的。可見，奧古斯丁是將兩種創造敘述視為一個整體而進行理解的。囿於時代的局限，奧古斯丁不諳聖經原文，缺乏對經文的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ism）與歷史評鑒（historical criticism），因此，他不能進入《創世記》文本的內部，從語言風格、敘述體裁和歷史語境上分析二者的分別。這種語言上的局限，也影響到他對原罪的闡釋。他將《羅馬書》5: 12視為是原罪的依據之一。他參照舊拉丁譯本（Old Latin version），將之引述為“因他（*in quo*, 這裡指亞當一人）眾人都犯了罪”，而希臘原文是“因為（*quatenus*）眾人都犯了罪”，強調個人運用意志的罪責。^① 奧古斯丁的解讀，對基督教原罪論的形成與發展影響深遠。

奧古斯丁認為字義解經是要理解經文作者所敘述的歷史事件，如同它們實有發生。他指出創造敘述中某些涉及自然的人類經驗的經文，要從字義上理解。比如，《創世記》2: 8對伊甸園的描述，就不能像《雅歌》那樣進行比喻的理解，而要像論述《列王紀》那樣進行歷史的理解。而有些經文，以字義去理解將是荒謬的，或者有損信仰的類比。在這樣的情形裏，寓意解經顯然是上選。^② 對於《創世

^① Bruce M. Metzger, *The Early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ir Origin, Transmission and Limi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290-293. 奧古斯丁對保羅書信的引述，出自舊拉丁譯本。參H. A. G. Houghton, *The Latin New Testament: A Guide to Its Early History, Texts, and Manuscrip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9. 關於這一誤譯，參周偉馳：《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09頁。[ZHOU WeichI, *Aogusiding de ji du jiao si xi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5), 209.] 另參李錦綸：《導言》，載奧古斯丁：《駁朱利安》，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8頁。[LI Jinlun, “Introduction,” in Augustine, *Bo zhulian* (Against Julian), trans.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7), 8.]

^② 對伊甸園的理解，奧古斯丁有時傾向於精神的，而有時又側重於物質的方面，但就《創世記》2: 8而言，伊甸園就是地上的一個地方，人在那裡居住生存。至於其中的生命樹（創2: 9），奧古斯丁認為那是精神實體的一種神聖與神秘的事物，是“基督的智慧”。參Augustine,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vol. 2,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ohn H. Taylor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82), 33-34. 奧古斯丁強調閱讀聖經文本的重要性，對他而言，聖經的字義解釋是最可能接近聖經底本意義的方法。參陳馴：《創造與恩典：奧古斯丁〈創世記字義解釋〉中的神學人類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9頁。[CHEN Xun, *Chuang zao yu en dian: Aogusiding chuang shi ji zi yi jie shi zhong de shen xue ren lei xue*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12), 9.]

記》的第一句，奧古斯丁指出若不遵從寓意解經，將會引發無盡的困擾。可見，奧古斯丁的解經策略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完全依經文而定。因此，奧古斯丁意識到基督徒對《創世記》的詮釋可以具有多元性。但另一方面，他看到對《創世記》二章的“字解”，可能會與《創世記》一章的寓意解經在護教上形成衝突。^① 比如，《創世記》1：1與1：8中有關“天”的論述及其關係，以及字面上的“晝”和“夜”這種時間如何存在等問題。因此，他抵制對經文隨意進行寓意與字義闡釋的誘惑。在《〈創世記〉字解》裏，奧古斯丁強調上帝造天地是以太初（聖子）所造，聖子是被造物的源泉。他指出聖言賦形，是聖父聖言共同創造了一切。聖言不僅是世界歷史的起點與終點，也是人類的拯救者。^②

《上帝之城》第11卷再次聚焦於創造敘述。在此，奧古斯丁強調“世界的創造不是沒有開端的”。他指出：“世界是所有可見之物中最大的，上帝是所有不可見之物中最大的。我們看見世界存在，相信上帝存在。上帝製造了世界，沒有誰比上帝更讓我們相信這一點。”^③ 在他的朝覲之旅中，他關注創造論的同時，論及舊約對基督的預示（第18卷）以及舊約的救贖史（第15-17卷）。它們作為上帝之城的發展內容，統一在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哲學體系中。除了《創世記》，舊約中最為吸引奧古斯丁的書卷是《詩篇》，尤其是《詩篇》4與80中對上帝之憐憫的描述，深刻地觸動了他的敬虔之心。他

^① 奧古斯丁嘗試以字義解釋去理解《創世記》，但他在《〈創世記〉字解》8.1-8.2中，並不滿意自己的解釋。因此，他同時訴諸於寓意解經，延續並發展了俄里根與安布羅斯的寓意解經法，反擊摩尼教極端的字義解經引發的挑戰。參陳馴：《創造與恩典》，第2-3頁。

^② 奧古斯丁：《〈創世記〉字解》1：4、5、17，轉引自吳飛：《奧古斯丁論創世中的聖言》，第37-41頁。聖父與聖子就是“一”，具有平等的本性，具有同一個“起初”（創1：1），第2節明確了聖靈的工作。《約翰福音》的“起初”就是“道”，聖父、聖子與聖靈就是那“起初”。參陳馴：《創造與恩典：奧古斯丁〈創世記字義解釋〉中的神學人類學》，第28頁。

^③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中，第80頁。

的《詩篇》釋義是“一種基督論的祈禱”^①。而他的《上帝之城》，正是對《詩篇》87:3中“上帝之城”的回應。《詩篇》中對耶路撒冷與巴比倫之起源與命運的描述，為他論述兩個城奠定了基礎。在他彌留之際，他病房的牆上張貼的是《詩篇》中的經句，用於每日的沉思冥想。^②他傾注三十年的心血，完成32篇《對〈詩篇〉的講解》。貫穿該著的詮釋線索，是基督的身體與基督的頭二者的聯合統一，也是基督與他信眾之間的聯合統一。^③捍衛基督論（Christology）始終是他釋經著述中的核心主題。他晚年著述了多部批駁佩拉糾（anti-Pelagian）的作品。其中，《詩篇》和《羅馬書》是他抨擊佩拉糾的有力武器。^④此外，使徒保羅的書信與福音書，也是奧古斯丁愛不釋手的《聖經》書卷。

三、結語

《創世記》在奧古斯丁的歷史神學建構中具有重要地位，這也是他反覆評釋《創世記》的主要原因。在《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依據《聖經》而建構了三段式世界的歷史框架：依照《創世記》論及兩座城的開端，以舊約歷史和基督事件為線索展開兩座城，最後參照《但以理書》與《啟示錄》等，將世界末日作為兩座城的結局。作為

^① 鄧紹光：《中譯本導言》，載奧古斯丁：《論靈魂及其起源》，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7年，第22頁。[DENG Shaoguang,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in Augustine, *Lun ling hun ji qi yuan* (On the Soul and Its Origin), trans.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7), 22.]

^② David F. Wright, “Augustine: His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703.

^③ Ibid., 712-714.奧古斯丁論《詩篇》的研究，參Vernon J. Bourke, “Augustine on the Psalms,” in *Augustine: Biblical Exegete*, eds. Frederick van Fleteren and Joseph C. Schnaubelt, 55-70.

^④ 奧古斯丁：《論原罪與恩典：駁佩拉糾派》，周偉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24-326頁。[Augustine, *Lun yuan zui yu en dian: bo pei la jiu pai* (On Original Sin and Grace: Against the Pelagians), trans. ZHOU Weichi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2), 324-326.]

基督教信仰的重要護教士，他忠實於《聖經》權威，同時，也忠誠於正統的大公教會信仰，批駁異端以及一切非基督教的詰難。他對《聖經》之神聖權威的敬仰，表現在他堅持以《聖經》作為基督教教義學的根基和依據，始終將《聖經》視為是基督教信仰獨一無二的聖典。在他對《聖經》的引述中，可以看到他神學目的與護教目的並重。他認為神學的錯誤和異端的產生，都源於對《聖經》不正確的解釋與應用，因此，他通過引述和闡釋《聖經》，以及駁斥異端而建構大公基督教的教義與神學傳統，諸如創造論、三位一體、原罪、恩典、救贖論與末世論等。在這一過程中，新柏拉圖主義是奧古斯丁的重要思想源流之一，當然，他也吸納了摩尼教與多納圖派等教派的思潮。通過這樣的兼容並蓄與綜合，一方面，奧古斯丁為基督教思想的體系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他也見證了早期《聖經》文本之權威的發展歷程。此外，他對新舊約之關係的態度，以及對新約書卷之權威的界定，促進了新約在4世紀下半葉的正典化進程，規範了基督徒群體的信仰，從而確立了以三位一體為中心的《聖經》經驗。奧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哲學，像一束燦爛的陽光，照進整個中世紀的思想歷程。而且，他對《創世記》與《詩篇》的注疏，以及他的釋經方法，深刻影響了後世的《聖經》詮釋，比如，中世紀安瑟倫（Anselm of Laon）的《標準注釋書》（*Glossa Ordinaria*），以及16世紀馬丁·路德的《詩篇》講章，都直接受益於奧古斯丁。^①由此可見，在《聖經》詮釋史上，奧古斯丁留有深刻的烙印。

^① 關於奧古斯丁對人文主義與宗教改革的影響，參Arnoud S. Q. Visser, *Reading Augustin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Flexibility of Intellectual Authority in Europe, 1500-16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45。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rnold, Duane W. H. and Pam Bright, eds. *De Doctrina Christiana: A Classic of Western Cultur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
- Augustine. *De Doctrina Christian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 P. H. Gre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 _____. *The Literal Meaning of Genesis*, vols. 2.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ohn H. Taylor.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82.
- Bright, Pamela, ed. *Augustine and the Bible*.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9.
- Fleteren, F. van, and J. C. Schnaubelt, eds. *Augustine: Biblical Exeget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1.
- Houghton, H. A. G. *The Latin New Testament: A Guide to Its Early History, Texts, and Manuscrip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Metzger, Bruce M. *The Early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ir Origin, Transmission and Limi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 Reventlow, Henning Graf.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2: From Late Antiquity to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Translated by James O. Duk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9.
- Six-Means, Horace E. *Augustine and Catholic Christianization: The Catholicization of Roman Africa, 391-408*. New York: Peter Lang, 2011.
- Sundberg Jr., Albert C. “The Septuagint: The Bible of Hellenistic Judaism.” In *The Canon Debate*. Edited by Lee M. McDonald and James A. Sanders, 68-90. Peabody: Hendrickson, 2002.
- Tyconius. “The Book of Rules,” In *Hermeneutical Procedure and Theological Method in Origen’s Exegesis*. Edited by Karen Jo Torjesen, 104-132.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 Visser, Arnoud S. Q. *Reading Augustine in the Reformation: The Flexibility of Intellectual Authority in Europe, 1500-162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Williams, Thoma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gustine*. Edited by Eleonore Stump and Norman Kretzmann, 5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right, David F. “Augustine: His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The History of Its Interpretation*, vol. 1: Antiquity. Edited by Magne Sæbø.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亞里士多德：《論天》，徐開來譯，載《亞里士多德全集》卷二，苗力田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Aristotle. “On Heaven.” Translated by XU Kailai. In *Yalishiduode quan ji*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2. Edited by MIAO Litia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1.]

奧古斯丁：《懺悔錄》，周士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Augustine. *Chan Hui lu*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ZHOU Shilia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9.]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上中下，吳飛譯，上海：三聯，2016年。
[Augustine. *Shang di zhi cheng: bo yi jiao tu* (*De Civitate Dei contra Paganos*), vols.3. Translated by WU Fe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奧古斯丁：《論原罪與恩典：駁佩拉糾派》，周偉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Augustine. *Lun yuan zui yu en dian: bo pei la jiu pai* (On Original Sin and Grace: Against the Pelagians). Translated by ZHOU Weichi.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2.]

奧古斯丁：《論靈魂及其起源》，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7年。
[Augustine. *Lun ling hun ji qi qi yuan* (On the Soul and Its Origin). Translated by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7.]

奧古斯丁：《論三位一體》，周偉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Augustine. *Lun san wei yi ti* (On Trinity). Translated by ZHOU Weich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奧古斯丁：《駁朱利安》，石敏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Augustine. *Bo zhulian* (Against Julian). Translated by SHI Minm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17.]

陳馴：《創造與恩典：奧古斯丁〈創世記字義解釋〉中的神學人類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CHEN Xun. *Chuang zao yu en dian: Aogusiding chuang shi ji zi yi jie shi zhong de shen xue ren lei xue* (Creation and Grace: The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Augustine'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meaning in Genesis).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12.]

陳越驛：《跨文化視野中的奧古斯丁——拉丁教父的新柏拉圖主義源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CHEN Yuehua. *Kua wen hua shi ye zhong de Aogusiding: la ding jiao fu de xin bolatu zhu yi yuan liu* (Augustine Latin godfather's new Platonism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 陳越驛：《中譯本導言》，載安布羅斯：《論責任》，陳越驛譯，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所，2015年。[CHEN Yuehua.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In Ambrose, *Lun ze ren* (De Officiis). Translated by CHEN Yuehua.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2015.]
- 杰拉德·奧·戴利：《奧古斯丁》，馮俊等譯，載《從亞里士多德到奧古斯丁》，大衛·福萊（David Furley）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57-507頁。[Gerard O'Daly. "Augustine." Translated by FENG Jun, et al. In *Cong Yalishiduode dao Aogusiding* (From Aristotle to Augustine). Edited by David Furley, 457-507.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04.]
- 俄里根（Origen）：《屬靈的寓意：〈約翰福音〉注疏》，柳博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年。[Origen. *Shu ling de yu yi: yue han fu yin zhu shu*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Books 1-10). Translated by LIU Boyun. Beijing: Huaxia Press, 2010.]
- 柏拉圖：《蒂邁歐篇》，謝文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Plato. *Di mai o pian* (Timaeus). Translated by XIE Wenyu.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王曉朝：《奧古斯丁對基督教釋經學的重要貢獻》，載《聖經文學研究》，2009年第3輯，第45-63頁。[WANG Xiaochao. "Augustine'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hristian Hermeneutics." *The Journal for the Studie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no. 3(2009): 45-63.]
- 吳飛：《無中生有與精神質料—奧古斯丁〈創世記〉詮釋的兩個問題》，載《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2016年第45期，第134-174頁。[WU Fei. "Creatio ex nihilo and Spiritual Matter: Two Issues in Augustine's Interpretation of Genesis."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rnal of Theology*, no. 45(2016): 134-174.]
- 吳飛：《心靈秩序與世界歷史：奧古斯丁對西方文明的終結》，北京：三聯，2013年。[WU Fei. *Xin ling zhi xu yu shi jie li shi: Augustine dui xi fang wen ming de zhong jie* (Spiritual Order and World History: Augustine's End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 吳飛：《奧古斯丁論創世中的聖言》，載《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4期，第36-37頁。[WU Fei. "Augustine lun chuang shi zhong de sheng yan." *Social Science Front*, no. 4(2011): 36-37.]
- 周偉馳：《奧古斯丁的基督教思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ZHOU Weichi. *Aogusiding de ji du jiao si xiang* (Augustine's Christian Thought).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5.]